



《嘉禾望崗》擊中「漂泊心」爆火

製作人吳歡藉音樂照見大灣區追夢人

「下一站，嘉禾望崗。」這句刻在無數大灣區漂泊者記憶裏的地鐵報站聲，經由吳歡的詞曲創作、海來阿木的深情演繹，化作一首直擊人心的熱門歌曲。這個冬日，《嘉禾望崗》上線後點擊率突破10億次，成為2026年開年最火的城市單曲。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專訪該曲製作人吳歡，探訪其如何借該曲精準擊中大灣區追夢人的「漂泊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嘉禾望崗》不僅讓廣州再度走進大眾的音樂敘事視野，更以一個地鐵站為支點，撬動了大灣區城市群「漂兒們」的記憶與人生感慨——正如網友所言：「地鐵的每一次到站，都是人生的換乘站。」

這首歌的誕生，聯結着兩位音樂人與廣州的深厚緣分，更暗合了大灣區千萬奮鬥者、追夢者的軌跡。演唱者海來阿木2020年曾帶着滿滿當當的梦想造訪廣州，對嘉禾望崗這個站點印象深刻：「我到了一個地方叫嘉禾望崗。嘉禾望崗的北面是機場，南面是火車站。所以很多人都說，嘉禾望崗是『前』程似錦，亦是『後』會無期。但是我也相信，若春日不遲，相逢終有時。」這短短幾句話，描繪了出入大灣區之間的萬千民眾的共同境遇：這座城市群以開放的姿態接納每一個逐夢人，而地鐵站則成為大家人生岔路口的具象化符號——有人在此奔赴遠方，有人在此扎根生長，每一次進站出站，都是人生一個階段的到站和渴望。

詞曲創作者吳歡，也恰恰是許多南下大灣區青年們的鮮活縮影。2006年，他在北京與廣州的橄欖枝中毅然選擇後者，只因這片土地承載着他對粵語流行音樂與港片的熱愛，是最接近他音樂夢想的地方。如今的他，已在此創作上千首歌曲，被老家親友笑稱是「很嶺南」的廣州人，談及這座城市，他的言語間滿是感念與眷戀。「任何外來的人，無論來自世界各地，只要足夠努力、心懷熱愛，都能在廣州找到發揮的空間和沃土。」吳歡感慨說道。

廣州的包容與生發，是吳歡二十載深耕音樂的底氣，也是遊走在大灣區城市群中眾多人的共同情感。這座城市裏，粵劇與流行音樂交融的獨特韻

味，街頭巷尾的美食煙火帶來的安定感，體育賽事傳遞的拼搏與澎湃，都悄悄內化成吳歡音樂旋律中的氣質與力量。更難得的是，廣州擁有完備的音樂產業鏈，從作詞作曲、錄音製作到版權交流的全鏈條支撐，讓他得以心無旁騖地做音樂，「二十年靠音樂吃飽、吃好」。在他看來，一座城市能留住創作者，靠的正是這份實打實的產業土壤與人文溫度。而這，也是大灣區城市群吸引萬千前赴後繼者來此扎根的情感根源：它不僅提供逐夢的舞台，更給予漂泊者安放心靈的角落。

與海來阿木以「親歷」暖人心

從2021年構思到2026年上線，《嘉禾望崗》歷經五年打磨，是吳歡與海來阿木專業與誠意的凝結。這並非兩人的首次合作，從海來阿木的第一張專輯開始，吳歡便參與編曲製作，多年的默契讓彼此對對方的創作風格、聲音特質了然於心。五年間，二人無數次溝通調整，歌詞部分主要由海來阿木打磨調整，他格外擅長捕捉聽眾的想法，有着極為靈敏的情感觸角，而吳歡則主攻編曲與旋律的雕琢，從編曲細節到歌詞字句反覆推敲，最終有了這首情感自然質樸的歌曲。

吳歡說，最初的版本與定稿最大的創作轉變，是敘事視角的切換——從第三人稱旁觀地鐵裏的離別，轉為第一人稱「我」的親身吟唱。「有你的過去我過不去」「我紅着眼眶站在原地」，直白又戳心的歌詞，讓每一分遺憾、牽掛與不捨都有了真切的落點，也讓歌曲的情感更具穿透力。這視角的轉變，恰是從「旁觀者」到「親歷者」的共情升級：每個在大灣區通勤的人，都能在歌詞裏看見自己——或許是初來乍到的迷茫，或許是離別時刻的悵然，或許是堅守夢想的倔強，地鐵站台的駐足等待，都是人生篇章的故事寫就。

「這首歌曲的走紅，一定離不開海

來阿木的聲音。」吳歡表示，海來阿木極具辨識度的嗓音，是歌曲的點睛之筆，將淡淡的悲傷與克制的力量完美融合，副歌部分的爆發力不張揚卻直擊心底，讓聽眾在悵然中感受到一絲溫暖，恰如其分地詮釋了歌曲的情感內核。

冀以歌為媒「解碼」嶺南風情

在吳歡看來，《嘉禾望崗》短時間內的爆火，是幸運，也是必然，可以稱之為一場大灣區集體記憶的喚醒與城市精神的共鳴。這首歌以嘉禾望崗這個具體地標為切口，串聯起無數來穗（廣州市簡稱）奮鬥者的青春縮影——這裏的站台見證過離別與重逢，廣州的街巷留存着汗水與夢想，旋律裏唱的不是一個單純的地名，而是普普通通的追夢人，是每一個在大灣區城市群裏拼搏、成長的你我。「與其說大家懷念嘉禾望崗，不如說懷念的是當年自己打拼的故事。」正是這份對普通人情感的精準捕捉，讓每一個在大灣區奮鬥的人，都能在旋律中看見自己的影子：那些在體育西的人潮中穿梭的清晨，那些在石牌東的燈火下加班的夜晚，那些在地鐵站台揮手告別，各自珍重的瞬間，都化作人生的某個記憶點，而地鐵站名，便是這些印記最鮮明的畫面場景。

《嘉禾望崗》的爆火，也讓大眾看到了廣州厚積

薄發的城市生命力，更讓大灣區的流行音樂敘事迎來新的期待。有人感嘆，願廣州能有更多《嘉禾望崗》，讓體育西、石牌東這些通勤地標，都化作旋律裏的故事。對此，吳歡笑着回應，最初創作並非為地標而寫，但作為扎根大灣區的音樂人，他會一直寫廣州、寫大灣區。在他眼中，廣州的每一次流量出圈，都是順其自然的順勢而為，無關預設，盡顯這座城市的自然與生機勃勃。而未來，他也希望以更輕巧、多元的音樂藝術形式，深挖廣州與大灣區的獨特魅力，讓更多人通過音樂讀懂這座城市群的包容與拼搏，讀懂大灣區的煙火氣與國際範，讀懂那些藏在地鐵站名裏更多普通人的情緒故事，讀懂每一次「到站」與「換乘」背後，大眾對美好生活的執着追尋，讓大灣區的故事，在旋律中被更多人聽見。



乘政策東風文化富礦落子

王晶藉短劇「豫」見新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雷河南報道）在內容為王的當下，微短劇以短小精悍、傳播迅猛、受眾廣泛的優勢，成為文化消費與產業增長的新藍海。中原微短劇產業高地啟航盛典暨晶典傳媒落地河南啟動儀式目前在河南鄭州舉行。香港導演王晶表示，將深耕河南的歷史文化，打造有中原味道的精品短劇。

王晶早前在深圳成立短劇公司—晶典傳媒，正式進軍短劇

●王晶稱被中原文化底蘊及河南省政府的務實政策打動。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攝

市場。他認為，微短劇篇幅短、節奏快、傳播廣，契合當下大眾觀看習慣和移動互聯網生態，潛力巨大。河南微短劇近年來高速增長，河南省政府剛出台《河南省支持微短劇產業高質量發展若干政策措施》，從扶持內容創作傳播、完善提升產業鏈條等方面提出15條「真金白銀」的舉措，推動微短劇產業高質量發展。王晶稱被中原深厚的文化底蘊及河南省政府前瞻性的產業視野與務實有力的政策打動。他表示：「晶典傳媒選擇落子河南，絕非偶然。河南是中華文明重要發源地，從不缺乏動人的敘事素材，而微短劇正是活化文化資源、連接年輕觀眾的絕佳橋樑。」

王晶透露，未來晶典傳媒將聚焦兩大方向：一是深耕內容，響應「微短劇+」號召，將河南的歷史文化、鄉村振興、非遗技藝等元素融入創作，打造有中原味道的精品短

初執導筒敘事留白引遐想

董子健邀觀眾共築情感「拼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由董子健執導，劉昊然、董子健、殷桃、韓昊霖、遲興楷、董寶石出演的電影《我的朋友安德烈》正在內地熱映中。近期，董子健也開啟了全國多地的影片路演見面會，行至廣州，該片也成為第3屆粵港澳大灣區大學生電影周暨第21屆廣州大學生電影展優秀電影展映影片。

「當導演是我很長時期的一個夢想。30歲左右完成了這個夢想，這部電影也是自己踐行夢想的一個過程。」面對眾多大學生觀眾的夢想追問，董子健也分享了他作為演員和導演的不同經歷。「當導演和當演員不一樣，導演每天需要面臨很多複雜的選擇，很多事情需要處理。」董子健認為，電影是集體的藝術，而觀眾來到電影院看電影也是一個集體的觀影模式。他希望自己的努力，可以獲得大家的信任。

回到電影的故事情節交流時，有年輕觀眾問：「故事裏，李默有沒有去新加坡？」董子健反問說，你認

董子健分享執導電影心得。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攝



為他去了嗎？在他看來，需不需要去新加坡這個情節，影片裏做了留白處理，釋放的這部分想像空間就是為了和觀眾們進行互動。董子健說，電影拍出來了，就是一個完成狀態。作為創作者，觀眾們提出的許多問題，其實在創作階段他都有想過，也討論過，但在交流現場，董子健並不希望給出自己的直接答案去引導大家的觀影感受。有年輕的學生觀眾反饋，影片讓她看到自己和父母的相處。

對於親子關係中造就的一些傷痕問詢，董子健給予溫柔回應：「作為一個八歲孩子的父親，我也會一直思考如何和孩子相處，引領她去到怎麼樣的未來。」不過，董子健也感觸，一個孩子的成長過程，或多或少都會面臨一些離散，或遇到一些創傷，這種創傷不常被大人所發覺，甚至大人都不覺得是一回事。對於孩子來說，就是很大的事件。他也借助電影結尾的歌曲，祝成長中遇到過「疙瘩」的朋友們，都能度過自己的冬天，一起相信明天會更好。「我也更希望電影能和觀眾朋友們產生不同的獨立聯繫。」在董子健看來，電影就像一個遊戲，希望大家能看到不同的信息和情緒。對他來說，首部執導的電影就像是做出了很多不同款式的拼圖，他也很高興有這麼多優秀的觀眾一起去拼出不同的形態。

董子健與劉昊然聯袂演繹《我的朋友安德烈》。受訪者供圖